

州 晝 陽  
縣 簾 明  
提 緒 生  
甲 保  
網 論 法



畫  
簾  
緒  
論

胡太初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州縣提綱（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  
海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  
百川景宋本卷首有胡太初  
自序爲學津本所無故據以  
排印

析圭分爵。從政涖民。等爾。而於治邑。獨憚焉。鑊湯以喻其煎熬。償債以狀其不得已之意。嘻。邑非果不可爲也。或者材與學未之副也。外舅通直。天材家學。見稱于時。試邑香溪。游刃無全牛矣。將有行也。規規問政。若無所能者。豈非以衆所憚。不敢易視歟。謙訪再三。辭不獲命。適退而冥搜。疇昔鯉庭所親見所習聞者。條爲十有五篇。目曰畫簾緒論。以代郊餞之什。夫爲政本不可以言語文字傳也。而所能言者。又特政之糠粃。烏用是嘷嘷哉。昔傅琰父子爲令。並著能名。乃有所謂理縣譜。然則言語文字。容可傳也。神物啓祕。縣譜復出。是編幸投之苦海云。端平乙未季夏吉日。天台胡太初述。

# 書簾緒論目錄

- 盡己篇第一
- 臨民篇第二
- 事上篇第三
- 察吏篇第四
- 御史篇第五
- 聽訟篇第六
- 治獄篇第七
- 催科篇第八
- 理財篇第九
- 差役篇第十
- 賑恤篇第十一
- 行刑篇第十二
- 期限篇第十三

勢利篇第十四

遠嫌篇第十五

## 書簾緒論

宋 胡太初撰

### 盡已篇第一

澄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也。然縣有一州之體。而視民最親。故應勤一毫或虧。其害於政也甚烈。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內事也。物交勢迫。沒不自由。素貧賤者。有妻子啼號之機。素富貴者。有口體榮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廚傳以饌賓。務結托則厚苞苴以通好。又其甚者。婚男嫁女。囊帛匱金。皆此焉是資。雖欲廉得乎。貪黷亡恥之人。固不暇恤。稍有畏清議者。亦不過曰。吾上不竊取於公帑。下不妄取於民財足矣。收買飲食。素有官價。吾行之奚愧。供需賓客。例敷吏貼。吾循之奚忤。不知以官價買民物。民貧其何以堪。而責吏供需。他日吏以曲法受賂。敗令責之得無愧辭乎。故其要莫若崇儉。苟能儉。則買物不必仗官價以求多也。燕賓不必科吏財以取樂也。苞苴不必講。廚傳不必豐也。澄官之日。無異處家之時。而用官之財。不啻用己之財。斯可矣。又孰不知勤。吾職分之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人之精神。以捉衆人之姦說。已非易事。況有愚暗無庸者。一切無可否於吏手。苟且取具者。率多黷智能於不用。甚則銜杯嗜酒。吹竹彈絲。圖享宦遊之樂。遂至獄訟經年而不決。是非易位而不知。詞訴愈多。事機愈夥。卒不免於司敗之見詰。縱有銳意自強者。幾何人哉。自其躊躇日繁。心力日耗。方廣稅徭。息肩之無其所。何幸吏牘已備。僂首涉筆。終亦歸於苟道而已。故其要莫若清心。心既清。則雞鳴聽政。所謂一日之事在寅也。家

務盡屏。所謂公爾忘私也。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也。今日有某事當決。某牒當報。財賦某色當辦。禁繁某人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吁。此廉勤之大略也。他猶有可言也。心不可不平。平心則物情無往不燭。怒不可或遷。遷怒則吏民將受其枉。其令必簡。其政必和。非時營繕。所合力懲。託辭科輸。所當痛革。子弟門客。勿令與外人吏輩交接。或恐有往來結托之嫌。則禍起蕭牆。若何拯療。吏民婦女。勿令其出入纖紅貿易。或恐有交通關節之謗。則事干閭閻。未易施行。勿帶醫倖。或有干請。難以相從。勿置親隨。處之內外。皆所不便。在己者既已曲盡。則何施不可。何事不公。何盤根錯節之足慮哉。故愚以盡己冠之篇首云。

## 臨民篇第二

令爲民父母。以慈愛爲車。以明斷爲軌。而行之以公恕。斯得矣。今之爲令者。知有財賦耳。知有簿書期會耳。獄訟一事。已不皇悉盡其心。撫字云乎哉。教化云乎哉。昔陽城自署曰。催科政拙。撫字心勞。考下下。陽城已矣。誰肯甘心下考。而竭其撫字之誠者。不知九重以赤子授之令。固望其字吾民也。而可孤所寄乎。故令視事之初。其先務有四。曰崇學校。夫士者。民之望也。鄉校者。議政之地也。諸學與謁之餘。便當延見衿佩。假之以辭色。將之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糜餼必豐。課試必謹。其端厚俊秀者。獎異之。其詞訟蔓及者。覆護之。其凌辱衣冠者。懲治之。則士悅而知慕矣。曰獎孝弟。人情敬其父兄。則子弟悅。故當首延父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曲。其有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必屈己求見。必置酒登延。議

其門閭。寬其力役。使邑人嗟然知愧。或有兄弟訟財。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啓其愧恥之心。以弭其乖爭之習。聽其和允。勿事研窮。則民俗歸厚矣。曰勸農桑。令以勸農鑾銜。朝廷以勸農著令。非不勤至。今也不然。歲二月望。爲文數行。率同寮出近郊。集父老。讀之。飲食鮮少。甚至折錢事畢。卽自攜酒肴妓女。宴賞竟夕。實意安在哉。令到官之始。不必姑俟來春。便當以農桑衣食之本。淳淳然喻之。而所以妨害病擾之者。必懲必戒。則民斯咸安其業矣。曰略勢分。令爲近民之官。而今也。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可畏。銜冤茹苦。無由得人。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則吏卒禁訶。答朴交錯。畏懦者已神銷氣沮矣。故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其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則設鑼縣門之外。俾自扣擊。如是。則民情無有不獲自盡者矣。行斯四者。他如賑恤之不可不時。追逮之不可或濫。毋事橫斂。毋事酷刑。非甚不便於民。不必好爲更革。非甚宜益於民。不必輕爲興舉。其餘節目。皆當次第而廣充之。雖然。愛民之要。尤先於使民遠罪。夫民之墮刑。豈皆頑而好犯哉。愚蒙亡知。故抵冒而不自觉。令宜以其條律之大者。榜之墻壁。明白戒曉。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爲扞避。其或有犯到官。哀矜而體察之。照法所行。與殺一等。亦忠厚之德也。若悉欲盡法施行。則必流於酷矣。昔卓茂爲密令。諭其民曰。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吁。此仁人之言也。凡爲令者。宜寫一通。寘之座右。

### 事上篇第三

令領一邑。太守察之。諸監司察之。所以防汙虐。戒曠敗也。公正自飭。廉謹自將。固令所當持循。職事攸關。尤合加察。轉漕司惟財賦耳。縣道賦入。自有定數。率是輸之郡家。本自無甚干涉。其他戶婚詞訴。吾惟決之以公。奚懼焉。常平茶鹽司。惟廩役與鹽課爾。不產鹽。不繫衝處。於鹽無預。若齊民之差役。公吏之敍役。與夫常平義倉之斂散。吾無偏私。無侵移。又奚懼焉。惟提點刑獄司。則視諸司爲獨重。何則。刑獄民命所係。苟有過誤。厥咎匪輕。殺傷多委同官驗視。安知其無或疎。爾乎。罪囚淹禁。動經歲月。安保其無或疾病乎。結解公事。惟懸供款。又安信其果無藏異乎。有一于茲。便罹憲網。故惟在我者。無往不謹。不審而又得部使者察其忠實。寬其鞭撻。庶乎可以免厥咎也。其次本州。則視憲司爲尤重。何則。州縣一家也。令之視守。猶子弟之於父兄也。情苟不通。事無可集。若財賦若獄訟。若日生事務。無一不與相關。而縣之最被害者。莫若不時專人。每專人一來。陵蔑名分。撓掉吏貼。大者數百千。小者百餘千。方得其去。又其次二稅專差吏。拘催酒稅專差吏。監督日食之供需。公事之懸告。令無不聽命。惟謹。甚而擅興威福。轄養謁妓。需覓器用。哀取錢物。無所不有。令謁郡之始。便當明稟吏君。某職事不敢不勉。而縣家苟有不逮。亦乞加體恤之仁。仍乞給紫袋曆二道。絡繹往來。彼此咸<sup>名</sup>書之。庶幾事情無有不達。而文移之督促可省也。如經兩月事不辦集。然後甘受專人之擾。慢令之罰。若稅賦虧日額。酒稅虧月額者。率十之四五。却乞遣吏監督。不然告寬。鬱勒容竭其長。夫州家亦欲集事。若專人差公吏。豈其得已。令若恃其相容。遂至弛怠。公事不集。財賦不登。亦奚咎夫郡之督促哉。雖然。奉法循理。盡瘁效職。監司郡守之難事。猶可也。惟是臺榭郡

僚。或捧檄經從。或移書請託。資錢稍有不<sub>レ</sub>至。奉承稍有不<sub>レ</sub>虔。賢明仁厚之人。固能推誠相亮。否則情好易<sub>レ</sub>踈。間隙易<sub>レ</sub>啓。始於職事相關之際。措撫橫生。甚而使長會聚之時。譏議肆入。蓋有陰中其毒而墮戾者多矣。故令之待臺幕郡僚者。寧過於勤。毋失之怠。寧過於恭。毋失之簡。寧過於委曲。毋失之牽。意爾徑行。此亦可以杜無妄之災矣。

#### 僚案篇第四

縣之有僚。兄弟等也。兄弟有閭牆之釁。則家用不和。何以幹蠱而禦侮哉。縣僚本無慢長官之心。而每有與令不相能者。非他也。令挾長以臨僚。僚復睚眦不相下。勢必至於睽且忌。不知縣無州郡黜陟之權。合輟而馳。同舟而濟。令苟怡怡相與。孰不竭力以佐令乎。然相得每難。而相失每易。公事分委。佐廳俾之審判。或意見偶異。或請托所牽。未能與令意合。令輒自行改判。或牒請再擬。則其情易以相失。執若平心量酌。其是否。過廳面議。使之欣然竄易。而無怨心乎。佐廳吏人有過。令遽呼上杖之于庭。縣吏或有咆哮。佐官亦復自行鞭撻。遂致彼此猜忌。因成隙隙。則其情易以相失。執若致委曲於其本官。令其自行決遣。使之赧然愧服。而無怨心乎。丞簿而下。俸入極微。曾不足以養廉。而令輒拖壓累月。令雖不明支已俸。却或於官錢移易貨用。其何以得同僚之心。故同僚俸給。須當按月支送。或一時匱乏。則明以相告。令亦不當先支已俸。及有移貸之私。收支簿曆。使之通知可也。如是則又孰不怡然相體。能與縣家同休戚乎。令始至之日。必延見僚案。歷述弊端。惴惴無華。肝膽相照。職事關係。彼此明言。毋懷忍以含怒。廳吏間

譟彼此斥。毋嗜聽以相猜。心同一人。事同一體。則政和而民受其福矣。豈惟民之幸。亦令之幸也。雖然。同官皆忠良之士。固自悉無可慮。彼有沈寢很戾者。或挾才以相陵。或侵權以相撓。或陰誦長官之短。或樂受讒者之言。則將奈何哉。令豈無假故疾病。勢必委佐官暫攝。而攝者輒變亂其統紀。縣道庫賑亦有屬佐廳司掌。及有財賦合屬佐廳催督者。而佐官輒視爲己物。不與縣道通融。則又將奈何哉。吁。此當以誠感。不當以勢爭。以誠感則禮意必周。懇白必豫。使之自有所不敢爲。以勢爭則意義日賤。讎隙日甚。或相訐。或互申。弊有不可勝救者。此令所當深戒而早圖者也。

## 御史篇第五

人皆曰。御史不可不嚴。受賂必懲。無赦。不知縣之有吏。非臺郡家比。臺郡之吏。有名額。有廩給。名額視年勞。而遞升。廩給視名額。而差等。故人人皆有愛惜己身之意。顧戀室家之心。乃若縣吏。則不然。其來也。無名額之限。其役也。無廩給之資。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此猶可也。縣官日用。則欲其買辦燈燭柴薪之屬。縣官生辰。則欲其置備星香圖繡之類。士夫經從。假寓館舍。則輪次排辦。臺郡文移。專人追逮。則哀金遣發。其他貪黷之令。誅求科罰。則可勝紀。嘻。彼財何自來哉。稍有資產者。又孰肯爲吏哉。非飢寒亡業之徒。則驅犴弄法之輩。非私下盜領官物。則背理欺取民財。爾愚昏安思周官胥徒。胥吏之制。有名職廩稍之供。是以吏皆廉平。俗亦醇厚。今時殊事異。縣道財賦煎熬。掠過不暇給。而暇辦吏俸哉。此說殆如談河。爲令之計者。亦不過曰。廉以率之耳。其身正。不令而行。常堂供需。生辰獻壽等。一切罷去。我既不科。示於吏。吏

縱未知悔改在我責之可無愧辭然後弄權者必懲犯法者必斥至有稍能任事之人令或倚以爲用彼輒妄自誇說謂事無小大是非曲直率由於我汝乞我令若干我令汝事必勝已而果然甚至傳說於本官以爲巧取之地吏之溪壑未飽而令之惡聲已彰矣間有縣令精強者一切不肯任吏吏則廣說道理曲爲游揚使令不容不從其言此術又不行則必於令啓處之間自與僭伍私相詐議使其語陰入於令之耳令不之察謂其無心之言從而信之而不知已墮其計中矣吏之姦詭萬狀最不可不深防密察故欲吏之不受賂斷無可行之策但使事事清明人無覬覦知吏之不必囑賄之不可行已爲改之善矣乃若俗自醇厚吏自廉平非如前所謂循例周官之制不可也波流日靡孰挽而東徒增太息云爾

#### 聽訟篇第六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情漓離機事橫生已難使之無訟惟盡吾情以聽之而已縣道引詞類分三八始至之日多者數百少者亦以百數令憚其煩遂有展在後次併引者不知省訟固自有道若憚煩拖後積壓愈多雖竭其精神難理矣或謂不拘日子有狀卽受可免積壓然縣家事多若日日引詞則訴牒紛委必將自困不若間日一次引詞卻將鄉分廣狹分搭遇一則引某鄉狀遇三則引某鄉狀遇五遇七遇九各引某鄉狀不得撓越庶幾事簡易了且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當日消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其當行者一也分鄉定日此止可爲常事設若鬪毆殺傷水火盜賊不測等事亦俾待次不亦晚乎卻如前之說置鑼於縣門之外不以早晚咸得自擊鑼鳴令卽引問與之施行若

有事情急迫，合救應者，便與救應，合追捕者，便與追捕，合驗視者，便與驗視，却不可因循失事。此其當行者二也。詞訟到官，類是增撰事理，妄以重罪誣人，如被毆必曰殺傷，索財必曰劫奪，入其家必誣以作竊，侵墳界必誣以發墓。此類真實固有，而假此以說有司之必與追治者亦多。要當明立榜文，嚴反坐之法，須令狀尾明書如虛甘伏反坐六字，異時究竟果涉虛僞，斷當以其罪罪之。則人知畏而不敢飾詞矣。此其當行者三也。詞訟在官，不與結絕，所以愈見多事。每一次受牒，新訟無幾，而舉詞者往往居十之七八，徒費有司之閱視，徒勞人戶之陳請。不若先行告示，凡有詞在官，如易於剖析，即與施行，但有追會不齊，究實未到，合聽有司區處，不應疊疊陳詞。今以兩月爲期，如兩月之外，不覩有司結絕，方許舉詞，不然並不收理。此其當行者四也。縣道每有姦狡頑惡之人，專以教唆詞訟，把持公事爲業，先當榜文曉諭，使之盡革前非。若有犯到官，定行勘杖刺環，押出縣界，必懲無赦。凡遇引問兩爭，應答之辭，與狀款異，此必有教唆把持之人也。須與研窮根勘，重寘于罰。此其當行者五也。凡與一人競訴，詞內必牽引其父子兄弟七五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指其婦女爲證，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令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且須下鄉審實供狀，待甚緊急，方可引追。此其當行者六也。不應爲有罪，不許因事告事，法令昭然，而今之爲令者，喜聞人家隱微，於是告訐之風滋長，甚至收人白劄子，見之施行，於是愈無忌憚，妄行指摘，而民無事居之日矣。此亦合預行榜諭告訐者，未問虛實先坐不應爲罪。若狀詞本訴之外，因而告訐其家隱微者，亦

勿聽理。併先坐罪。此其當行者七也。引到詞人供責。必須當廳監視。能書者自書。不能者止令書鋪附口爲書。當職官隨即押過。其事輕理明。不待證會者。自可隨手決遣。若涉追證。費勘會。亦只憑此初供。最不可押下案。致令胥曹得以恐脅說誘。而使之變易真情。此其當行者八也。大凡蔽訟。一是必有一非。勝者悅而負者必不樂矣。愚民懵無知識。一時爲人鼓誘。自謂有理。故來求訴。若令自據法理斷遣。而不加曉諭。豈能服負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來前。明加開說。使之自知虧理。宛轉求和。或求和不從。彼受曲亦無辭矣。此其當行者九也。令每遇決一事。案牘紛委。憚於徧閱。率令吏摘撮供具。謂之事目。不知吏受人囑。其理長者不爲具出。而理短者反爲聲說。以此斷決多誤。不若令自逐一披覽案卷。切不要案吏具單。兼勝者固有理。而負者亦未嘗無道理可說。特不若勝者之多耳。令合先述其是。而折其非。則負者雖欲番訴。不可得矣。此其當行者十也。此姑論其大略。若夫隨機應變。遇事酌裁。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則在明有司。

### 治獄篇第七

刑獄軍事也。狂狴惡地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流。又小者亦杖。寧有白出之理。脫或差悞。胥吏奚恤。其咎必屬之令。縱可逃陽罰。亦必損陰德。詎可不加謹哉。一曰禁繫必審。二曰鞠視必親。三曰牆壁必完。四曰飢寒必究。五曰疾病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出入必防。令每有私忿怒。輒置人于圜。兩爭追會未圓。亦且押下。佐廳亦時有遺至者。謂之寄收。長官多事。漫不暇省。遂致因循淹延。不知一人坐獄。聞戶抱

憂。地峻失時，疾病傳染，殆有甚可慮之事。而又有合共處，不合共處者。蓋兩軍若使異牢，則有賂者可使獄吏傳狀，稟通信息，而無賂者必被其害。孰若使之共處，可以互相察視乎？健訟之徒，樂入囹圄，因得以唆教獄辭，亂情節。孰若別處一牢，而使之不得與餘囚相近乎？羸老之人，必察其有無疾病，或致沉重，徒見費力。婦人女子，必察其有無娠孕，脫有墮墜，無以自明。此所以禁繫之不可不審也。在法，鞠勘必長官親臨。今也令多憚煩，率令獄吏自行審問，但視成款，僉署便爲一定。甚至有獄囚不得一見知縣之面者，不知吏道求賄賂，就多寡爲曲直，非法拷打，何罪不招？令合戒約，推款不得自行訊鞠，公事無小大，必令躬自曉上，詰問再三，頑狡不伏盡情，然後量施笞榜。周官有五聽之法，亦以獄情難測，不可專事箠楚也。在法，一更三點，長官親自定牢。今也聽政無暇，則委佐官飲酒相妨，則委典押，不知脫有逃逸，各將誰執？況吏輩受賂，則雖重囚，亦與釋放安寢，無賂則雖散禁，亦必加之縲紲，最不可不躬自檢察。昔熊子復宰饒陽，日間不時趨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直達寢所，夜半擊鈴，獄卒應曙，否則必罰。由是並無不測之慮，最爲可法。此所以鞠視之不可不親也。今在州縣獄，多有頽墻敗壁，不甚完固者，固當亟加整葺。然罪囚恣態萬狀，尤宜深防。每有獄吏受重囚賂，放其自便，日間囚以飲水爲名，將水潑墻，浸漬泥濕，夜深則鑽壁踰墻，倏然而遁。吏卒睡熟，無由知覺，泊覺則追之已無及矣。此最利害，令當審量罪囚輕重，重者勿使處近墻之廂，墻之上必加以茨壁之內，必夾以板。每五日一次，躬自巡行相視，有不完處，隨加修補。戒飭吏卒，每夜不可止留一人直更，須要每更輪流兩三人，明燭巡視諸牢，次早令出廳，先詣獄點名。